

留越憶往(上)

山河破碎羈異域

●楊培基（華視文教基金會董事長）

壹、前言

民國卅八（一九四九）年冬，大陸淪共，當時筆者任職於第一兵團六十三師，集結於廣西愛店，在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之緊迫狀況下，追隨黃杰司令官進入越南；原期依據中、法「寺馬協定」，先按國際公法解除武裝，然後假道海防，發還武器，船運返臺。嗣因當時統治中南半島（越、棉、寮三邦）之法國政府，懼於中共廣播威脅，片面廢棄原簽協定，將入越軍、民三萬餘人，集中軟禁於北越之「蒙陽」與「萊姆法郎」（廢棄礦區），其後並全部徙至西貢南方之「富國島」。從此乖離祖國，遠別家園；「蕭蕭海角人千里，寂寂天涯水一方」，為時共達三年六個月。此期間，留越國軍仍在衣食不足、疾疫

時生、風雨交侵、行動禁錮之絕境中，忠貞自勵，發憤圖強，臥薪嘗膽，生聚教訓，凝成一支團結鞏固、戰志昂揚的鋼鐵勁旅，博得中外人士刮目相看；終於四十二

民國卅七（一九四八）年十一月十五日，錦州保衛戰兵敗城失，長春、瀋陽相繼淪陷；東北戰役至此落幕，林彪揮軍入關。

（一九五三）年五至六月間，由祖國派遣艦船七批，接運回台，重新投入國軍行列。本文所記，係由神州陸沉、末期撤退作導引，切入黃杰兵團間關入越之史實；再依親身經歷、千真萬確之見聞，縷述「留越趣事」，藉供讀者茶餘飯後之消遣。（有關黃杰將軍轉戰越南的史事請參閱本誌三三七期「海外蘇武黃杰」及四二二期「黃杰與易君左」）

翌年元月九日，國軍於「徐蚌會戰」中慘遭「滑鐵盧」後，華北孤立，京畿暴露。廿一日，華北剿總傅作義與中共簽定「停戰協定」，共軍兵不血刃入城。此後國軍「轉進」頻頻，難獲喘息；共軍則乘勝追擊，勢如破竹，終於四月廿一日渡越長江，勢如野火燎原。四月廿四日南京失守，廿七日上海撤離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；華北、華東，幾全赤化。

貳、山河破碎

兵敗山倒風聲鶴唳

五月六日，共軍已竄抵鄱陽湖以東，控領浙贛鐵路沿線，華中部隊東側受制，後方堪慮，白崇禧鑒於武漢孤立，乃於十五日率同長官公署人員，撤至湖南。自此

共軍百萬餘眾，東起淞滬、西至宜昌，已完全渡過長江，直指東南沿海與華南地區；山河破碎，中樞震盪，國脈民命，危如累卵矣！

黃杰主湘力挽狂瀾

民國卅八（一九四九）年八月一日，湖南省主席程潛投共，第一兵團司令官陳明仁倒戈，長沙易手，三湘告急。八月五日，黃杰受命於強敵壓境之際、危急存亡之秋，在兵慌馬亂之中，接任湘省主席，兼任湖南綏靖總司令和第一兵團司令官，駐節邵陽（省府設芷江）；統領第十四軍（成剛部）、七十一軍（彭鐸部）、一百軍（杜鼎部），以及稍後納編之九十七軍（蔣當翊）等部，積極加強戰力與戰備，期能穩定湘局，力挽狂瀾。

八月十五日，第一兵團初試啼聲，贏得「青樹坪」戰役，殲滅林彪所部第一四五、一四六、一四七共三個師，生俘官兵兩千人，締造了轉敗為勝、曇花一現的戰果，也提振了落入谷底的士氣、民心。十月初，共軍挾後援不斷的優勢兵力，合圍衡、邵地區，緊迫進逼；黃杰以疲乏之師，禦囂張之敵，苦不堪言。十一月十一日

，白長官（崇禧）依據李代總統（宗仁）之授意，下令放棄湖南，冀圖確保廣西，作為與中共和談之籌碼；黃部遂於十月十七日奉令退駐廣西全縣。迨至十一月初，共軍相繼深入粵、黔兩省，廣西陷入三面受敵，白崇禧原欲「確保廣西」、據以和談之幻夢成空，乃不得不改採南路會戰，期由欽州轉運海南，可謂「人算不如天算」。

最後撤退睿智決定

民國卅八（一九四九）年十一月十日，黃兵團奉令策應貴州方面友軍之作戰，十二日移駐桂林。惟黔東鎮遠已於九日失守，貴陽亦於十四日陷落，入黔之路已絕，援黔行動告吹。廿三日桂林棄守，廿五日柳州失陷，黃部先後擔任掩護撤退重責，不斷損兵折將。十二月一日，於遷江城隔紅河與共軍激戰，險中脫困。此後，且戰且卻，於四日沿賓陽縣轉移至吳村圩，進入南下或西進之交叉道，亦即爾後生死存亡之抉擇點。

吳村圩為「邕欽」與「邕鎮」公路之分叉點；往左可南下廣東欽州，往右則西至雲南鎮南關。當時華中大軍，均遵白長

官（崇禧）先期命令，悉循左線南下欽州，期由海路轉運至海南島。黃杰盱衡敵我態勢，一再深思熟慮，預判大量軍民蜂擁欽州，道途雍塞，沿途縱不被先騎掩至之共軍截擊淪亡，到達後亦難望有充足艦船一次轉運，甚至陷入背海作戰之厄運。以是當機立斷，特立獨行，決定與華中部隊分道揚鑣，令飭兵團所屬悉循右線西往桂、越邊境之明江，以爭取集結整頓之緩充時間，保持爾後用兵彈性。基此，兵團在交相掩護下，逐次脫離戰鬥西撤。十二月八日，先頭部隊到達明江時，得悉原先在吳村圩交叉道與我殊途南下、撒奔欽州之華中戰區部隊（第三、第十、第十一兵團等），果於途中遭敵截擊，全軍覆沒。是則當初黃氏孤軍改道西向、「千山萬水我獨行」之睿智決定，實屬人所不及之先見，得解兵團眾生於倒懸，也突顯其臨危不亂、「謀定而動」之卓越素養。

十二月九日，驚傳雲南省主席盧漢叛變，自是入滇路斷；倘鑽往敵後游擊，因兵力與糧彈補給受限，勢難持久，且乏勝算。黃杰確認此時此地，「全軍為上，破敵次之」，乃決定向中、越交界之愛店地區，作最後之撤退與集結；並透過各種管

中道，立即與法方交涉，完成「假道入越、轉運回台」之協定。

問關入越悽慘人生

民國卅八（一九四九）年十二月十二日，黃杰部隊陸續向愛店集中，沿途共軍一路尾隨、緊迫追擊，我後續主力部隊七十一軍，已於六日遭敵截殲於上思地區，軍長（熊新民）被俘。十二日至十三日晨，掩護部隊六十三師一部，於吞岩一帶全部繳械；九十七軍卅三師，在愛店以北挫敗（副軍長及參謀長被俘），不旋踵而追兵將至。十三日九時許，兵團在四面楚歌、進退維谷之存亡時刻，終得法方同意，越過中、法國境，魚貫進入越北之「寺馬屯」，結束了跋涉兩省、苦撐四月、九死一生的夢魘！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，官兵本當竊喜；奈因揮別祖國、痛失山河，反增「嬰兒痛失慈母」之愴懷，相與拭淚回顧不已！

（上）往憶越留

甫經入越，中共即強烈指責法國准許國軍入境，並以戰爭後果相脅，法方有於利害，竟片面否定原簽假道回台之「寺馬協定」，依「國際公法」軟禁留越國軍；先於卅八（一九四九）年十二月十七日集

中於越北「蒙陽」與「萊姆法郎」荒地，後於卅九（一九五〇）年夏、秋之間，分批遷至孤懸海隅之「富國島」，幾同與世隔絕。那段悽慘人生，恰似鐘擺，就在痛苦與落寞中擺來擺去；「滿目山河空遠念，落花風雨更傷春」！個中辛酸與奮鬥歷程，報刊迭有描繪，識者多能心照，此處不再贅述。但在三年半的羈留過程中，曾發生若干新奇趣事，雖不能比擬「笑林廣記」，卻也趣味雋永，每與難友談及，依然忍俊不禁。為饗讀者，特予分段記實如後。

參、留越趣事

與蛇共枕緣分非淺

初入蒙陽集中地，原認為是一時過客，故此暫在荒煙蔓草之中，支架被單、麻袋，共搭席地帳篷，不幸時值雨季，風急雨驟，上漏下濕，起居維艱；油然想起「

山河破碎風拋絮，身世飄零雨打萍」（宋、文信國）之詩句，傷心欲絕。及至法軍轉知巴黎決定——將依「國際公法」軟禁國軍，更是如雷貫頂，深知回台一時無望，須作長遠打算。於是遵照整體規劃，分

區開荒整地，伐木割草，建造克難營房，藉避風雨蛇蟲，並利建制管理。

我部以「中隊」為單位，建舍於北側林坡，九人一間通鋪寢室，我睡窗下右角首位。某晚午夜夢迴，翻手枕邊，觸及一團冷冰冰、軟綿綿、滑溜溜之怪物，心知不妙，驚叫躍起；燃燭照明，赫然發現我枕邊牆角，居然盤踞一條粗如茶杯的大蛇，目光炯炯、悠悠向我昂首吐信。同鋪熟諳蛇性之粵籍鄧君，徐徐以麻袋套裝大蛇，覆以竹簾。室友們驚魂甫定，睡意全消，立即展開「如何發落大蛇」之初步討論。

捉蛇有功之鄧君首先發言：根據醫學經驗，蛇膽可以明目，蛇湯可用清血，蛇鞭有利壯陽，蛇皮可治皮膚病，且可晒乾繃製胡琴；這是送上門來的禮物，建議殺而烹之，俾符「物盡其用」原則，惟此議僅獲兩票贊成。

篤信上帝、熟讀聖經的王君發言：蛇是人類繁殖的救星，如果最初蛇不道破上帝的天機，憇恩夏娃（世界上第一個女人）偷吃伊甸園中的禁果，就不會和亞當「行周公之禮」，更不會繁衍你我這些綿延不絕的後代子孫！飲水思源，我們感激蛇

還猶恐不及，又怎忍拿這位恩公來祭五臟廟？建議立即放生。同仁聽罷王君引經據典、侃侃而談的高論，大多點頭附和。

最後，輪到我這險遭蛇吻的當事人總結：我有機與蛇「同床共枕」，緣分非淺，雖曾用手觸及，未遭反噬，足證當時蛇無害我之意，我今亦無殺蛇之心；「上天有好生之德」，不如明日帶往深山野壑，縱歸林泉，以示互不侵犯之美意。同仁均無異議，於是拍板定案，相偕登榻尋夢。

冤魂索債事出有因

這是個千真萬確的鬼故事，發生在蒙陽河岸集中營的克難營舍中；對岸是埋葬入越初期四百多位死難軍民的公墓，而且新墳仍像雨後春筍般不斷增加中。

一個月黑風高的午夜，在我後棟的克難營舍裡，突然發出女性淒厲的叫聲，頓時人聲鼎沸。也許是基於好奇與同情心的驅使，我與同棟吳君超武（現住高雄）等八人，驚起同往後棟一探。但見王太太在床痛苦掙扎，不斷自言自語，大喊「妳我同往宮門採購擺設地攤的貨品，我被法國軍車撞倒，妳竟見死不救，反而搜刮我身

上錢財，太沒良心！趕快還我錢來」。其時環立床邊之同室數對夫妻，同感錯愕，但覺事出有因。飽經世故、經驗老到之陳老夫人，判係冤魂附身，藉口發言，當即手持繡花針，以針尖刺入王婦中指之指甲縫內，大聲逼供：「妳來自何處？因何糾纏王太太，趕快從實招來；如若不然，絕不饒妳。」王婦指尖血珠直冒，連聲喊痛，再次哭訴：「我來自河岸那邊（指集中

墓地），因為王太太見我壓死在路旁，起心不良，搜我錢財，我死不甘心，特來索債。」繼之陳老夫人婉轉答話：「我已瞭解，馬上焚香燒紙，為妳還錢、超度，請妳趕快回去；否則我會請出觀音大士，並且繼續用針刺妳。」王婦不堪針刺，連哭帶喊：「痛死我啦，請莫再刺，我馬上回去，但願替我討還公道，趕快還我錢來。」語畢，王婦自告甦醒，懵然不知發生何事。陳老夫人又指導善後，囑即焚香、燒紙，並謂「鬼怕桐油」，旋即找出桐油紙傘，逕向河岸焚燒；此後竟相安無事，觀眾亦在驚奇中疏散。

我一生不信鬼魂，此番親歷「冤魂索債」現場，加之人證、物證俱在，不得不疑信世上真有「冤魂不散」一事，而且更

相信「冤有頭、債有主」，「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」，「為人不作虧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門」等古訓；從而與同仁相勉，一定要心存厚道，永不加害於人。

人頭魔術「暗算」得逞

軍旅之事，以「補給」為首要，是故早有「兵馬未動，糧草先行」之古諺流傳。

留越國軍的補給，概由法軍負責。惟因當時「越盟」（胡志明）正擴大「以鄉村包圍城市」的反殖民地戰爭，烽火遍地，廬舍為墟，物資張羅不易；加之運輸間斷，法軍顧此失彼，自然影響面對數萬國軍之補給質量。初期配給，係每人日發食米四五〇格蘭姆（不到市秤一斤），官兵不得溫飽。基於「窮則變、變則通」的歪理，各單位於造報受補名冊時，率多沿用大陸末期「吃空缺」的惡習，酌量灌水，冀能獲得額外配給。法軍補給人員，發現受補人數超過實際收容人數，乃通知依甫經編成之九個「總隊」建制，分別集合隊伍，清點人頭。

點驗的方式，是每總隊選擇一空曠地，排成五排重疊之橫隊，分由法法官、士

中各一名，沿著「一字長蛇陣」式的隊伍，從排頭至排尾，依序作「一五、一十」式的人頭清點，以利核實統計。不料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」，各總隊為免「東」洋鏡被拆穿，又想出了兩個歪點子。其一、是依「橫向調撥」方法，借調流亡學生、傷殘義民、成年眷屬等，改穿軍服，湊足空缺人數。其二、是趁法國佬點數到橫隊中段時，將「前軍」變為「後隊」；亦即由清點過的排頭人員，用半蹬與半跑的潛行方式，由橫隊正後方跑到排尾「接龍」。

以是，人頭越點越多，甚至超過原有的浮報總人數。法軍點驗官一頭霧水，無可奈何，只有搖頭苦笑；隨即天真的雙手一攤、雙肩一聳，面告翻譯人員轉譯：「不點還好，一點更多，這次點驗結果不算，仍照你們以前所報受補人數算了！」官兵以「暗算」得逞，相視默笑。經過這次不足為訓的「人頭魔術」，終於解決了國軍一時的溫飽問題。

甄試笑譚新奇見聞

民國卅九（一九五〇）年二月六日，黃杰鑒於陸續到達、分別集中之人數日多，單位不一，分子複雜，亟待整編清理，

以利管訓；乃即召集蒙陽與萊姆法郎兩區將領，舉行整編會議。隨後作成主要決定：以第一兵團司令官黃杰為統一指揮官，下設兩個管訓處，分別管轄由戰鬥員兵精編之七個總隊；編餘官員與原有潰散單位之無職軍官，統由新編之「考試委員會」舉辦「個別甄試」，並將錄取者納編為「預備幹部訓練班」學員，分大、中隊管理，以為國儲才。

當時參加甄別考試的校、尉級軍官，魚龍混雜，素質參差。有的是出身正統軍校，學驗俱豐，自是「真金不怕火煉」；有部分是崛起行伍，升自戰場，肚子裡墨水不多；還有少數人是冒充軍官、或者低階高報，臨場張皇失措。茲就筆者參加「筆試」與「口試」中之新奇見聞，記實如後。

在筆試部分：規定五十分鐘作文一篇，但有兩位應考員不到五分鐘就草草交卷，主考官驚奇，取卷審視，啞然失笑，順手擱置案旁。我是第三個交卷，置卷時順便掃瞄，發現第一張答卷上寫的是「反共抗俄，殺朱拔毛」八個大字；第二張答卷上寫的是「堅決擁護政府，完成反攻大業」。兩者都是口號、標語，卻有異曲同工

之妙，頓時傳為佳話。

在口試部分：每室有三位主考官差肩而坐，分就歷史、地理、成語等常識問題發問；由於試場牆壁係用茅草編成，「有隙可乘」，鄧君拉我在考試官後牆「洗耳恭聽」。幾個回合之後，聽到有位口試官發問：「岳飛是那一朝代人、他的事功和特色是什麼？」，應考員稍經沉吟後答曰：「岳飛嗎？他是一個古人，死了很久的古人；他和張飛同時出名，而且都很勇敢善戰。」口試官面面相覷，稍後又問：「中歐有一座橫跨數國、山頂長年積雪、風景很好的著名山脈，它叫什麼名稱？」應考員苦思情急，忽然答話：「聽說過，這座山的名字很長，只是一時記不起來；好像當中有個『B』字，叫做什麼『B』山……。」主考官出於同情，再加提示：「不是叫做阿爾卑斯山脈？」應考員喜極而答：「對啦；這就是我正要想到的，就叫『和你B山』，『和你B山』。」於是場裡場外，笑聲和鳴。主考官察覺室外有人窺聽；立即手指門前衛兵，大聲下達驅逐令；接著牆後隱形觀眾，一哄而散。

點編插曲南腔北調

留越國軍整編既竣，各就各位。我奉派「預備幹部訓練班」第一大隊第三中隊特務長，時年十八，對於這個少尉起碼官銜，自認是經過「沙裡淘金」式的甄試肯定，大有「敝帚自珍」的滿足感。當時大隊長為黃埔四期畢業之潘佑民上校，其人短小精幹、瘦削黝黑，部屬常以「人小嗓門大、皮黑心不黑」相諺。某日晨，潘大隊長為鑑測學員中是否有冒名頂替、謊報官階、假造學經歷等情事，特召集各中隊編成之學員，逐一按冊唱名核對；並規定於點到某人姓名時，即由其本人高聲背誦自己之「姓名、階級、出生年月日、學歷、經歷及有無眷屬」，以核對其是否與自填之原始冊報資料相符。

潘大隊長宣布「應答須知」並加示範週知後，即開始按名冊排隊順序，逐一唱名。點到第一名李少校舉手答「有」之後，隨即聽到一口道地山東腔的大聲唸白：「我是李建功少校，民國十一年二月五日出生，山東日照人，軍校十七期步科畢業，曾任排、連長、副營長，報告完畢」；條理不亂，語調鏗鏘。潘大隊長接著提示：「你忘記了最後一項答詞：『有沒有眷屬？』」李少校旋即以輕聲細語、略帶哀怨的

聲調補充回答：「沒有老婆。」潘大隊長嫌其語調低沉，正色吼問：「為何聲音那麼小，沒有老婆也用不著那樣消極悲觀嘛！答話要有精神。」繼續點到第二名王中校，依樣葫蘆地唸完自己的姓名、階級、年籍與學經歷後，突然用震耳欲聾的高分貝吼出最後一句報告詞：「沒有老婆！」潘大隊長一時驚愕，高聲責問：「你發神經啦！聲音像響炸雷一樣，沒有老婆也用不著向我發這樣大的牢騷啊！」王中校依然大聲告白：「報告大隊長這是服從您剛才的指示——要有精神。」如此「過與不及」的妙問、妙答，引起隊伍中一陣大笑！另據同鄉吳君笑談：他們隊上有四個優雅而與諧音連貫的姓名，自成一體，分別叫做「唐逸槐」（聽似糖一塊）、「吳博耀」（吾不要）、「曹宜調」（槽一條）、「蕭得貢」（消得硬），在一次點編唱名之後，引起好事者之遐想，傳為笑譚；此後，同隊學員經常以南腔北調爭相哼唱：「糖一塊，吾不要；槽一條，消得硬。」此種傳誦，原屬諺而不雅，但出自當時苦悶壓抑之流亡軍旅，自不為怪。

醫療缺乏生死由命

蒙陽為一低窪狹谷，終年潮濕，晨間山霧漫天，入夜瘴氣薰人；加之地窄人稠，蠅飛鼠竄，衛生環境極差。官兵初入蠻荒，泰半水土不服，罹患腹漲，瀉肚者特多；由於營養不良，飲食不潔，免疫力減退，久之成為流行痢疾。更因醫療缺乏，救治失時，終至奄奄待斃，淪為異域孤魂；以是營區對岸山坡，新墳羅列，與日俱增，令人觸目驚心。

司令部為亡羊補牢，乃洽商調集中、法醫護人員，開設帳篷式之席地野戰醫院。惟因病患日增，醫官奇缺，徵召時連醫四條腿（騾馬）的「獸醫」也拉來醫人，雖然是濫竽充數，但也聊勝於無。醫院開幕後，儘管藥物、器材，兩相貧乏，醫生素質，良莠不齊；仍然門庭若市，一「床」難求。依據日常觀察，輕病患因獲解燃眉之急，大都藥到病除，重病患則因特效藥與專用器材不足，仍是「抬進去」的多，「走出來」的少；一旦回天乏術，立即送歸亂葬崗上，一坯黃土，永別人寰！「寧為太平犬，毋為亂世民」，由此獲得確切的印證。

我堂兄楊傳銘上尉，因感染一般痢疾，送院不到兩天，即告死亡；那時節是「

「死生由命」，那容你追究醫療過程，更遑論醫療責任！鄉親等痛失故舊，好不容易打通關節、抬回屍首，牢實捲入麻袋，權代「馬革裹屍」，覆墊枯枝、蘆尾，葬於兵舍後山；既不能舉喪營奠，亦無從通報家人，「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裡人」，思之令人心碎！

如今時逾半個世紀，滄海桑田，葬身處想必早已淪為鼠窩狐穴，甚至屍骨無存矣！

營區在疾疫流行、死亡日增的恐怖下，遂有加強預防、注射疫苗的經常措施；我也因此多了幾次新奇有趣的集體打針經歷，留下永誌不忘的印象，頗值推介。

集體注射，是以「大隊」（約伍佰餘人）為單位，赤膊上陣，由野戰醫院開設臨時注射站，分五道關卡行分段作業。第一關由法軍兩位黑人負責，分立於裝滿消毒藥液的大汽油桶旁，手持火炬式的大棉花頭木棒，蘸飽藥水，分別於排隊通關人員的右背注射部位，塗抹一圈，算是完成前置消毒。進入第二關時，但見法軍護士小姐，巧用右手食指與中指，夾住一枚不附注射筒的單一針頭，上端有螺絲接頭孔，猛然向背部一拍，針頭應聲入肉，毫無

痛楚反應。我在後面跟進之時，目擊「前一人」背部各懸針頭一枚，且隨運動中之背肌不斷顫動，不禁肉麻心悸。第三站由法軍護士兩員操作，手持不附針頭之注射針筒，旋入空懸背部之針頭上方接孔，注入定量藥液。第四站是針對已經注射人員，拔出仍懸背部之針頭。第五站是比照第一站作業，仍以火炬式棉花棒頭，塗抹完成注射部位，至此「大功告成」。此一設站過關、分段作業之集體打針方式，確較一人操作之一般作業，快速順暢；不過回想那隻遍歷千、百人塗抹，藥水與汗垢齊沾之棉花擦棒，深覺不符衛生，大有一「五味雜陳」之感！（未完待續）

聖文叢書
無所不談札記

邵鏡人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

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、要目有：無所不談札記、憶昆明、一代學人柳詒徵、項羽新傳、感懷于右任先生、袁世凱的悲劇、民初政壇秘辛、蜀中遺老趙熙、五卅慘案回憶錄、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、清代江蘇兩賢哲、梁鼎芬的風範、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、天才詩人黃仲則、樊增祥與易順鼎、王國維其人其學、民主運動的新階段、一代學人陳含光、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、內容精彩、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。定價新臺幣壹佰捌拾元，中外訂戶八折優待祇收 一四四元，書款交郵撥○七三九三三三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，立即寄書。